



漳河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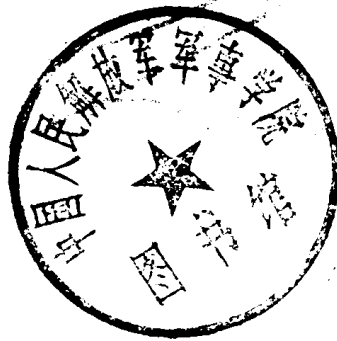
王 东 满



2 038 9870 0

漳河春

王 东 满



山西人民出版社



2 038 9870 0

封面设计：张荫人

漳 河 春

王东满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frac{3}{4}$ 字数: 453千字

1976年2月第1版 1977年7月山西第2次印刷

印数: 50,301—150,400册

书号: 10088·519 定价: 1.56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六十年代初期，发生在太行山区农村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故事。

座落在漳河之畔的龙泉生产大队，连续三年遭受了大旱。正当大队党支部领导社员准备劈山引水之际，党内外刮起一股“包产到户”的复辟倒退的妖风，妄图逼迫龙泉大队水利工程下马，大搞土地“下放”。年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金凤，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团结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复搏斗，打退了资本主义的进攻，巩固和发展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迎来了又一个社会主义的春天。

小说的故事曲折，矛盾尖锐，斗争激烈，作者努力塑造了高金凤、石润山、老根爷、石三虎等农村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的英雄形象，语言朴实流畅，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目 录

一	中贵砍树	1
二	三虎上县	37
三	搭车闯“祸”	60
四	在酒馆里	78
五	夜走古镇	107
六	午夜挑灯	131
七	察颜观色	151
八	小俊捉鬼	166
九	娘的心意	185
一〇	两个电话	201
一一	火热的心	231
一二	节外生枝	259
一三	深入后沟	271
一四	苦肉计	284
一五	寸步不让	300
一六	更深夜静	320

一七	新的启示	332
一八	山雨欲来	348
一九	一场搏斗	362
二〇	败兴而去	384
二一	心心相印	405
二二	意外打击	421
二三	塔前挑衅	446
二四	来者不善	463
二五	将错就错	484
二六	阁老献策	498
二七	针锋相对	518
二八	封库断粮	529
二九	最后一招	546
三〇	小俊下山	561
三一	护塔风波	579
三二	赤胆忠心	597
三三	自我陶醉	615
三四	血的往事	633
三五	三虎揭榜	652
三六	狗急跳墙	679
三七	战鼓催春	707

— 中 贵 砍 树

傍晚，夕阳给青龙山抹上了一层浓浓的金辉。山坡上，枯黄的玉茭，甩穗晒米的谷子，一下子变得有了生气，在燥热的晚风里沙沙作响。地边上的葛针挂满了红红绿绿的酸枣儿。这东西是天越旱结的越多，密密匝匝，象珍珠儿似的在阳光下忽眨着诱人的眼睛。过路的社员，常常被它引诱得舌根流酸水，忍不住伸过手去，摘上满把满兜。噪晚的山雀子在灌木丛中飞来飞去，唧唧喳喳闹个不停。蚂蚱也不甘寂寞，爬在南瓜花儿上，藏在葛针枝儿下……炸开薄薄的靛子，嚓嚓嚓，嚓嚓嚓，此起彼伏，南呼北应，尽情地唱呀唱呀。玉茭地里，正在收获瓜、豆角的男女社员，不时地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和呼应声。

一九六一年的太行山里，虽然是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第三个年头，座落在漳河岸边的青龙山，在人民公社社员的汗水浇灌下，仍然不失其秋天的美丽。

“砰——砰——”

随着两声震撼山谷的枪声过后，崖上的山雀子不叫了，近处的蚂蚱惊哑了，一群受惊的红嘴鸦子，呱呱叫着，从阳

坡上大片玉茭地里飞起来，扑扇着乌黑的翅膀，向青龙山顶飞去。接着，大道旁边的玉茭地里发出一阵刷刷拉拉的响声，一个虎头楞脑的后生，沾着满头满身玉茭花粉、黄豆叶子蹿出来，大红脸盘上水洗汗流，手里掂着一支三八枪，跳上路边的土岸，遗憾地望着在山顶上空盘旋的那群黑老鸱。小伙子留着平顶头，穿一件汗水渍透的水红背心，胸前印着“龙泉民兵营”几个大蓝色草体字。背心的前胸后背，叫汗水渍出一圈圈一片片白印印，加上沾在上面的豆叶花瓣，活象两张作战地图。

小伙子伸手使劲拨扫拨扫头发上的花粉，然后把三八枪上下端详了一阵，又忽忽拉拉退下枪栓，吹吹落在上面的灰尘，眉毛一挑，那神气象是埋怨这支三八大盖“老的没牙了，准星不灵”，又象是在说：“哼，我就不信……”便三下五除二又压上一颗子弹，抬起头来，望着那群依旧在低空盘旋不定的“敌人”。与此同时，玉茭地里发出一阵清脆开心的嘲笑声。一个后脑勺上扎两条短辫的姑娘，首先蹿出来，手里拄着标有红白道道的标杆，笑得前合后仰，又刮鼻子又揪腮，羞那后生说：“嗨！还是咱们营长的枪法好，把天老子都崩了个大窟窿！”

随后，玉茭地里又走出一个青年妇女和一个五十上下年纪的男社员。那男社员手里拿着皮尺，只是瞅着那后生乐呵呵地笑。那青年妇女头上围着粉红格子手巾，脑门上留着黑浸浸的留海，上面落着几瓣豆角花；两撇弯弯的、墨黑墨黑的眉毛，又细又长，眉尖差不多挑到鬓边，下边镶着一双深

沉水亮的大眼睛；穿一件非常适体的天蓝色褂子，因为出了汗，领扣松着，露出水红色的衬衣领子。看样子是一个十分精干的农村新媳妇。这媳妇立在地边，抿着嘴，忍着笑，指桑说槐地朝那股劲儿嘲笑的扎短辫儿的姑娘说：“小俊，你就耍了个嘴皮子厉害！人家是上了真战场才见实本事哩！你能充个啥？还不是包包扎扎，当个救护兵！”

这媳妇一边说一边拿眼睛瞟那后生。那后生不好意思地红着脸，嘿嘿笑着，却又老大不服气，一撇嘴说：“不要耍嘴皮子厉害！你行，你有本事，给，试试！”末了又补充说：“要是那支‘半自动’……哼！”

“咱不行，咱没这本事……”扎短辫的姑娘，笑得接不上气，连连摆手说。

那后生以为治住对方了，咧着厚厚的嘴唇，也嘲弄地回击道：“自己头上不长毛，就少笑话人家秃！”

那男社员一旁取笑说：“三虎，你这可把话说反了。要说你万根叔头上不长毛还符合那么点点儿事实……”

三个人不禁好笑地把眼光移向张万根那颗象琉璃灯罩似的发亮的脑袋，乐了。

石三虎又嘲笑说：“头发长，见识短——”

话音没落，那围花格子手巾的媳妇上去“嗖”地夺过他手里的三八大盖，眉毛一挑，说：“属鸡毛的越吹越觉得自己高，笑话你又咋啦？”

石三虎显然是个不吃“将”的棋手，明知自己的枪法不如对方，却抹不下脸，又想，我看你李秋凤就是神枪手也未

必枪枪如意，百发百中；便顶足“火”，眼睛一骨碌，说：“就这一颗子弹，你要命中目标，我，头朝下走三遭！”

李秋凤二话没说，麻利地抹下头上的花格子手巾，递给马小俊，然后，不慌不忙端起枪，望着天边的火烧云，正要举枪，石三虎忽然一把压住她的枪柄：

“慢！打不中怎么办？”

“我替她头朝下走三遭！”马小俊挺身作答。

“好，说话算话！”石三虎抽回手去。

张万根怕秋凤万一失准，输在三虎手里，急忙拦阻说：“算啦算啦！留着这颗子弹还能打个獾哩。”

这时，正好一只白脖子乌鸦贪婪地绕着青龙山上空盘旋一周，又向对面玉茭地里滑翔下来。秋凤不慌不忙，看中方向，枪起指动，只听“砰”地一声，那只白脖子乌鸦惨叫一声，流星似的坠进石子沟对岸的谷地里。

“好！‘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马小俊高兴得跳起来就去按石三虎的脖子。

石三虎脸红脖子粗，想要赖，一边躲闪，一边笑说：“打下一个翎子来，不算，不算！”

“啥呀啥呀？翎子？想要赖皮？我看你是不叫你头朝下走头皮发痒哩！”马小俊说着，一转身跳下小岸，钻进玉茭地里，向石子沟对岸跑去。

“小俊，你待跑那腿！”秋凤微笑着喊道。

“不行，非叫他头朝下走不行。”

看着马小俊淹没在玉茭地里，石三虎羞得面红耳赤，汗毛孔里呼呼冒火，一只大手搓着后脖颈，眼睛一忽闪，嘿嘿笑着，拔腿要逃。

“瞧瞧，万根叔，你见过这种‘男子汉大丈夫’当逃兵呀？”李秋风忍不住取笑道。

“虎子，输要输个‘骨气’。”张万根笑道。

李秋风把地上的弹壳捡起来，半嗔半笑说：“成天嘴上又吹又擂，‘男子汉大丈夫’，满脑子封建残余，就这个样子呀，你高兴头朝下走，我还不喜欢看哩。往后多长些记性：少瞧不起妇女！”

“是，妇女同志！”石三虎傻呼呼笑着作了个立正姿势，“从今往后，石三虎再不敢小瞧半边天。向‘军师’同志敬礼！”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声！”李秋风吃吃笑着，扬起花格子手巾要打。

“军师就是军师呗，还怕人叫？”石三虎一边躲闪，一边继续挑衅说，“你叫万根叔说说，龙泉大男小女”，说着，看见秋风眼睛一鼓，自觉失言，急忙改口说，“龙泉大队，小男大女，谁不知道咱金凤书记的‘文武二将’？可惜没人叫我军师，要叫我，我才美气哩！”

“看囍了舌头！”

石三虎见对方抓起块土坷垃，急忙躲在张万根身后，双手推着张万根作挡箭牌，前躲后闪。张万根被他两只钳子似的大手推来挡去，吃架不住，边笑边替他讲情：“秋风，饶

了他吧，他这个‘男子汉大丈夫’已经变成个草鸡蛋土老鼠啦！”

秋风这才捂着嘴咯咯笑起来。

“是虎子吧？”

这时，坡上走下一个老汉来，肩上用锄柄挑着一捆荆条，正面西立在叉路口，快要钻山的太阳光晃得他两眼眯成两束野菊花。

“老根爷，快来看看你这大孙子媳妇吧——欺负人哩！”石三虎笑着拔腿朝岔路口跑去。

老根爷虽是胡茬花白、松皱满面，摸着七十岁边儿的人了，身子骨倒挺硬板。他长方脸，细高个儿，走起路来，腰不弯，背不弓，噤噤噤的，浑身虎气，只是耳朵有些背，听人说话，总好把一只手挡在耳朵后边，好象不遮挡着些儿，那话就会被风吹走似的。当下，老根爷显然是没听清三虎的话，乐滋滋地边说边笑走过来：“打老远就瞅见是你们测绘组。我在岭后刨麦地横头，老远照见你们，一眨眼工夫又不见了，还当都回去了。咋，水走哪条线，定了没呐？”说着，肩膀一努劲，把荆条捆子撂在道边上，一屁股坐在上面，掏出长长的旱烟袋，一边磕打火镰点纸捻引火，一边张着有神的大眼睛瞅着秋风他们。

“还老早哩！”石三虎吃吃笑着逗他，“你没听俗话说，‘慢走跌不倒，跑跳闪折腰’，你慢慢等着吧，急什么呀？”

“你别拿茂春那歪嘴和尚的经取笑，我看他这些年脑子

里的油腻太厚了，是得给他好好擦洗擦洗。要不，再油腻二年，我这把年纪就不赶趟儿了。”老根爷嘬起山羊胡子，笑道。

秋风一把掬开三虎，笑说：“你别听他屈说茂春主任，这阵子，茂春主任对工程上马的事，可积极了。”

“是呀，上县开会临走还再三安顿，赶他开会回来，说啥也把方案拿出来。再要说人家不积极，可真屈说。”张万根接着秋风的话，笑说。末了，又兴致勃勃地说，“嗨，眼下咱这工程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啥东风？”老根爷噙着玉石烟嘴儿，认真地问。

“这次金凤和主任去县里开会，多多少少要能争来‘两个’，咱这工程，不用年把，准拿。你老哥这把年纪足赶趟儿。”

老根爷摇头说：“你这主意可没打对，你没听金凤说，咱要自力更生，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打那种主意。”接着，把话一转，“你们技术组得再搁把劲儿，快些儿把大谱儿拿出来呀。”

“快啦，就差渠首定点了。”秋风说。

张万根提提宽宽的裤腿，往老根爷跟前蹲蹲，一边接火点烟，一边补充秋风的话，说：“定在南河沿，能省些土方工，可少浇百、二十亩地；定在鹰嘴崖，多搭几个工，可除了咱村能多浇几十亩地，还能浇到刘家崖、卧牛嘴和漳柳村；意见不一致，还拿不定主意哩。”

“还有甚拿不定主意！”老根爷拍腿说，“宁多花几个

工也要定在鹰嘴崖。人民公社化了，一大二公，不要说刘家崖还跟咱是一个公社，就是卧牛嘴、漳柳村，只要能扩大受益面积，大家伙儿都能多打粮食，多给国家作贡献，咱乐意！”

“可有人说这是刮‘共产风’！”三虎忿忿地把枪托往地上一顿。

“这话你不用说我也登底！”老根爷从嘴里抽出烟袋，脖子朝后一挺，“这种混话除了贵发周围那几个人，没人说。”

“听说他给人说，他起根儿就不赞成修渠。”张万根压低声音说，“说是龙泉大队要照他的主意，大旱十年也饿不死人。”

“他的主意！”三虎气呼呼地说，“他的主意我登底：农业下马，副业上马，有钱能买鬼推磨。这就是他的主意！要依了他，社会主义早完蛋了！我看，哼，根本问题是他在困难面前下软蛋了！”

“真是这样也还好说哩”，秋风不完全赞成三虎的看法，蹙起墨黑的眉头说，“前二年咱们顺利的时候不是也有人埋怨我们走得快、迈得猛了吗？根本问题我看是心里觉得社会主义称心不称心。有些人就是觉得干社会主义象刀子剐他的心一样，搞资本主义才合他的意，才能显露他的本事，时时梦想把社会主义的大车绕到资本主义黑道上去。这阵儿看到咱们遇到困难了，更觉得有空子可钻。”

“对哇！就是这话！”老根爷非常赏识秋风的见解，使

劲儿一拍腿，连说了几遍“就是这话”，末了，一边在锄柄上当当磕烟灰，一边愤愤说：“这也跟那牲口一样，有一种牲口，你招惹它要踢你衔你，你就不招惹它，也要朝你撅屁股——长就的东西！贵发这东西，我看他打土改后就操了二心；这二年尾巴更夹不住了。不是金凤拿着他，副业上的事早叫他领上黑道去了。”说到这里，忽然把话打住，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侧过脸来问三虎和秋凤，“说起这事，我还正打叠找你们支部的人问个事儿哩。”

“什么事？”秋凤和三虎齐声说。

“听说贵发又在外头揽了项‘肥活’，要抽调各小队的车，有这事没？”老根爷仰着脸，一只手挡在耳朵后边，等待回答。

秋凤说：“是有这回事，可金凤开会走时，支部开会就定了，眼下麦地里送粪当紧，副业上不能动各小队一辆车、一个劳力。”

三虎补充说：“必要时，大队副业上的几挂套车也得拉回来突击送粪。”

张万根说：“这才是正道！俗话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在这节骨眼上，副业再要动用农业上的劳力，可就太不应该。农民农民，还是以农为本，不能撅起屁股往钱眼里钻。”

“可我听说这两天又有人在宣扬这回事了。”老根爷耳朵虽背，但消息却很灵通。

三虎一脚蹬在荆条捆子上，双手卡腰说：“支部没决

定，谁也别想拉出去一条牲口腿。”

老根爷吸了口烟，又正色说：“我说虎子，你这个民兵营长，不能光会猛打猛冲，得多长几路眼睛。这几天，金凤不在，我总看那几个富裕中农又象闻到什么气味一样，前沟后沟跑跬得可勤哩，你们可要多操些心。”

秋凤会心地地点着头。

石三虎大大咧咧地笑说：“那几户咱都登底儿，左不过是想出去赚几个活套钱。”

四个人又说了一阵话。末了，老根爷又说：“不是我单爱挑你们干部的眼儿。我看你们几个大队干部，压根儿就没把心思铆到一疙瘩。你说哩，万根？”

张万根盪尽烟灰，犹豫一下，没有正面回答，却把话转回到修渠的事上，嘿嘿笑说：“我没你老哥的眼窝深，不过，要叫咱看，反正贵发对咱这工程上的事就太……太那个……了。”

老根爷站起来，把烟袋插进衣领子里，拍打拍打身上的烟灰，笑笑说：“不管怎，万根你可不能惜力。你长这些孩子们几岁，肚子里点点多，大伙抬举你当技术参谋，不趁咱腿脚还抬得动给社会主义出把力，还等什么时辰？这阵儿多拧两身汗，值得！”

张万根半笑半认真地说：“老哥，你放心。论成份咱虽是个中农，可社会主义没亏了咱分文。前半辈子不说了，这后半辈子，”嘴说，拍拍胸脯，“咱可是实心交给社会主义啦！”

老根爷满意地不住点头，接着又含笑问：“你们看，咱这工程秋后动工没疙绊吧？”

“没问题。”三虎满打满包。

“思想疙绊还不少。”秋风说，“不过，只要工作做到家，群众中个别持反对意见的也会……”

“反对，反对！”三虎抢过秋风的话头，不耐烦地说，“要想没反对派，除非捆住两手不干社会主义！”

“好小子！这话我爱听！”老根爷高兴起来，“越是有这些个反对派，咱就越得拧住劲儿干。哼！说实在哩，我这么着急，不光是怕我这把年纪不赶趟儿。我是要亲眼看着这漳河水打这青龙山上流过来，看看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儿。”老根爷说着，又来了火气，索性又把锄柄放倒坐下，把脖子后的烟袋抽下来，狠狠吹吹烟袋管，火爆爆地说，“就是刚才虎子那话，咱这工程还没上马，可倒有人刮冷风。刘阁老显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识古通今，满村里扇惑说，自古以来，水有水道，人有人道，漳河水要能打这青龙山上流过来，把他祖坟上的刘字抠了。还说咱这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不活埋上两条人命不死心。你们听，这叫人话？这是跟四类分子一气向咱们挑战哩！我这心里就憋不过这口气来！”

“你老哥这话说得中！”张万根笑说，“叫我看，象黄鼠狼这些人才正经是这两天的蚂蚱——蹦跶不了三天两后响啦！”

老根爷嘴里吐着白烟，接着气愤地说：“还有那些富